



陳眉公集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 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  
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  
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 天子顧太宰  
爲敕璽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辨水衡錢二十萬待公  
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

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  
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於田而  
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鳧脰  
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  
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  
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  
姓踴躍以聽橐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常詢諸  
青浦鄧君君謂余言公記河狀公所濬艾祁橫歷諸  
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

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  
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  
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  
世尸祝之業舉青淡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徃嘗  
奉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 上爲賜黃金遷  
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嚮之炙而享之函牛  
之昇哉雖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  
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  
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 上重

國本睽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局不與矣雖二調漕事日上夫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臺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

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譟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

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間也尾間淤鬱雖有喉領將  
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  
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  
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許某名嘉興人鄧君以賢勞  
翌公多底績名某閩某縣人

占星堂記

代徐長孺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  
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  
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誓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

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間常憶往事嘉  
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  
岸結盤跚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  
子魁碧睛瞳矐朱髮歲蕤鷓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  
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  
纍纍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  
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  
則指離其在西乎未舉元徵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  
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

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給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歎羨得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實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苟而已也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

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鄙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居鼎彝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蔭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  
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儒冠  
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闈  
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  
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姨女道矣是菴  
所棲爲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  
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

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  
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  
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旣  
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撒無明之網  
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  
風鼓之心慾燄吹之勝劣頓然忻厭交起故空中粘  
縛夢裏山河遍滅通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  
致也諸女真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  
宛然接影葢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

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子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人戕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映門遊屐麇集卽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于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

獨與其謀于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蔭翳小池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挑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野衲攤虎皮爇猊鼎倚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廸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



構鬪于廣莫之墅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  
與此君爭席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  
鼎足矣范子樓旣成于是廣蔭霞桃芙蓉來余之屬  
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樓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  
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  
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  
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  
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  
之知已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于此中  
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暗香疎  
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  
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煙沙星渚短笛悠悠有魏  
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  
枝以候我

觀濠堂記

宇宙芬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  
虛侍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  
故摩詰圖畫朝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于

逝者非止寄心賞于冷然今有吾師寔弘斯理偶剪  
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  
點綴飛鳥橫于鏡中雉堞紆連行人歌于樹杪清月  
映郭鳧鷺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  
薜荔之墻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疎芰紅亭神仙  
于此樓居大夫綠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渭畝之雲  
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墮而鹿眠  
點雪爐頭茶煙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  
不關簾鈎欲下橫軒有狡狴之鼎隱几皆龍馬之文  
流覽霄端寓觀濠上謙而善下同詰士之虛懷寬以  
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  
時中平流類于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觀乎眨眼見南  
華上真彈指遇香巖童子豈止羨鬚眉之可鑒樂魚  
鳥之親人哉

遊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  
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  
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

楹同胡安父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  
桃花翁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  
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謹如命余亦  
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  
叢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  
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  
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  
老翁明日請具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  
意挈酒楹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

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  
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  
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  
俱挈酒楹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  
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笋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  
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楹十一酒七八  
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餅壘相耻忽城頭以  
長纆縋酒一罇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  
輩大喜賞爲韵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

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  
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  
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插入髻角人  
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  
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花瓣而已昔陶  
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  
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  
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  
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  
半之矣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命按胝吳中興賢軌俗率

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胝榱棟芴  
周門廡咸摧圯不治乃喟然愾歎與郡守李侯謀所  
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甃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  
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  
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

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老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餽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摻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亨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庄與其人轉盼俱盡卽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蝨而更

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于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于漉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

而祭于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  
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  
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  
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  
郡侯名右諫豐城人竝已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  
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臨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遂志方先生  
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

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  
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覈而詳  
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  
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  
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  
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澤心動叱曰  
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  
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  
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

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  
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  
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  
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  
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  
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  
事于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  
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  
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

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  
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  
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  
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  
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  
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  
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響相屬夫寧不歆  
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  
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

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  
祭愆而日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  
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  
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子再  
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  
入闕哭聲震殿乃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  
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

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躋地晝伏夜行千鈞引  
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  
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  
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辨香者此古今一  
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  
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  
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  
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踰踰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  
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



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  
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  
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  
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  
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曰  
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  
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  
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  
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  
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  
或報命于禁網濶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脉  
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  
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壬子

韓侯青谿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  
士民合貌公之像于學宮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  
竝其祠最稱偉麗自青谿艸昧建邑以來所未有也  
祠之像凡有二一祀堂之前一祀堂之後皆自詫以

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其等曰一  
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  
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于軍民請分  
像祀侯于此而屬不佞繼儒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  
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贊一詞竊惟青浦賦  
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  
編審輒惶懼徙避他所間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  
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徵粟不能  
實倉之半漕軍且磨集河下詈擊隨之矣侯曰軍之

敢于噪且詈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  
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運  
兌爲兔窟陰陽其古左右其袒蓋兩操軍民之權者  
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絕土著之狡獪  
者始黠民旣除然後論倉粟粟旣堅好然後定耗贈  
耗贈旣定然後革恒例恒例旣革然後禁包役斗斛  
之尖聽之軍平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強軍軍不  
得以賄而擇弱民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  
盡大服侯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

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兌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  
之間使漕艦得過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  
塞一食新無粟貴翔踴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  
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  
一邑之小補而已也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  
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饘粥民浸有瘳  
于是造士士興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治而  
編大役旣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梁肉  
漕軍無老壯如釋驕穉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

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規曹隨有  
後事之師上不黷下不譁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  
非青谿之福星哉今青谿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  
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寔祐我侯有聞必告  
有忠必盡其神真與青父老盼響相接而故漕官校  
出入祠所亦往往懾曩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  
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  
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  
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因諏

吉劔祠鼓吹幡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  
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  
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谿之韓侯始

韓青浦惠商碑

王子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  
民肩擁趾躡薦蘋酌水者春秋不絕醮商畢某等伐  
石以志去思輦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于是繕亭  
庀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今令之稱賢  
也善交際者爲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

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况暇及於商乎商之輻輳  
于鹺筴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  
谿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稅重而引票少則害  
多于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  
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并  
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貴票賤則鹽賤此必  
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  
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竝論其  
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戶奚啻數十萬家不

官之市而官于私不青之市而市于華鹽安得而不  
壅也公請本鎮之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賣者其  
罪同而澱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是三者公條上當  
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印補  
之數于是青谿之鹽伍始核鹽畧始清鹽徒始肅鹽  
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于鹽  
種鹽仰給于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于各縣之內  
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票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  
官賣攙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

留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  
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于行鹽惠商抑又難知嘻  
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挫于利  
而廉于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卽耆艾與  
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  
以兢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已去之使君捐一錢  
施一粟者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  
日清恕近人大畧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  
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

長洲今推吏部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遊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叅戎聞命之日  
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軹車繫馬冀  
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之屬函書幣而謂曰吾曹欲  
頌而短于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嫺也請碑道左  
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胄文  
士矩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頽首裹足而氣不振  
因相與翱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

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  
如張公者哉公初闡盱郡再闡真州所至累建奇功  
載在王觀察盛大叅碑記旣拜劉河遊擊將軍河當  
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  
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于西聲勢相倚如左右  
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畧膽度識量迥出人  
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  
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時隸尺籍者大槩紙  
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

幾或遠齎于私橐或影射于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  
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  
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  
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  
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謀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  
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  
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寮屬其過誤者覆露之前  
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他卽步卒舟師皆  
與之同醪共纊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

廉威能令債帥落膽小兒禁啼至于赤心白意使人  
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伎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  
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  
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嶼然  
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 皇上檢  
部使諸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趙趙桓桓以竟  
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鑄但將士畏威懷  
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  
諾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

來者是爲記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海曙朱公大行劬思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宜伐石以志去思郡大夫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公論直道之謂何于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徵他而徵之子謀野則獲非司馬意

歟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防海卽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囂訟囂游民白徒闕于晝不遑于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至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更滋多尤公下車歎曰吾無事吊奇第提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徃幕府租自裨師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恒例給饟必及額而饟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鍰必牒爲公



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于其間僚屬咨啟于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前洗之心不欲以一青銅人百姓有訴于公如訴于家必使之盡嘔于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懾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媿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

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于實無廉于名蓋公之政事皆從公學問中來但性淡不喜伐出官之績而問師鄉三老又不能悉公治狀之所以已考之輿頌口碑及當路薦剡程書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草秘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潛請賑蠲明禁格奪其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郡侯張公至猶得藉手活溝壑之命者億萬人人不志張公忍忘司馬哉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

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忘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故敬諾二公請而鐫如左公諱大治號元約戊子歲鄉進士湖廣江陵人

松郡侯情符蔡公去思碑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官師將吏以及士民銜轡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謝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某等

徵予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峰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嶷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後發蓋三邑之膚裏脈絡隱隱躍躍全具于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

兩劑而後已不則百廢等不懼也不則百擻下不聽  
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于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  
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  
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後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  
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  
筆徒徼之爪牙一官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  
不簡是曰安重里間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  
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  
夫勾校庾藏之出沒羸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

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于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  
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僚屬咨訪治狀問誠  
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  
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于學  
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後別凡所  
以護植方氏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  
師且然而他可知已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  
無旁擾節縮俸錢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餓者瀕  
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旣去而始

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後可以剗劇  
有安重而後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後可以鎮浮有威  
重而後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後可以敦薄有廉重而  
後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謠誦而久則悲吟  
有去後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  
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村  
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  
日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濟吳淞爲念夫河則  
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立豐稔人才充牣之時未

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後賢以成公未竟  
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人亦何忍遽釋  
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器局  
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  
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  
獲上治民也不得而疎不得而親公之所以推誠御  
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旣他日出處係安危嘖  
笑司袞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  
太守始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艸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池而後勝者堯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山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緣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栢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

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于香風微來紅雨狼籍錦鱗數千頭擘波鼓鬣與荇綠花板離裊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有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

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  
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  
日之適而况李翺葉少蘊之所難于諸名山者公皆  
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歟余五岳人也  
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邴生又不能辦山裝十  
萬之具則幸兗山綠野煙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  
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吾將叩叔圖而訪焉  
相與登高臺漱清流爲鼓琴浮觴于池上以觀游魚  
之出沒于衣桁間也先生其有以許我乎乃艸記一  
通以訂之而他日來爲綠野堂客則請敕鶴雛門以  
待我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  
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塋楓林之原族家祔焉  
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祔  
能受書次家祔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  
稍有知從闕師宗老問狀爲彷彿言公短長肥瘠及  
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躬巡丘壠雜艸

被葉未嘗不徘徊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徵言于四方作者，曰：庶幾如朝夕起居我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高力士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不至爾。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後生父書不讀，杯棬忍御，素冠紅袖，哖笑錯出。始則僕妾睨而歎，久則禮法正人亦且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加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

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羣玉府  
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  
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裸廟沉玉以告  
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  
以召兵琕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  
玉禳災食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  
執不趨操尚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  
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  
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懷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  
者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命童子懸諸艸堂以  
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陳眉公先生集卷之九



陳眉公集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

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仿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凡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

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

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  
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  
古文奇字非特別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  
能辨之乎  
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  
經意較近  
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  
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  
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  
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  
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  
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  
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 佛氏

佛氏一教毆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  
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  
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  
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  
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  
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

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徃徃

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歛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  
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  
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  
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  
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  
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  
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  
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法  
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  
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  
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  
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  
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  
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  
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  
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  
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  
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

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

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佛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

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 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噓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太子以定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托以劫帝者也夫四皓者爲東園公舟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此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始皇驕小目無先生束詩書于烈焰薦儒者于鼎俎當時魯兩生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鷲鷹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

可與遊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之旁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第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竒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有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獨不有子房在乎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百年調合四皓與子房皆天下異人也寧有招

而不出索而復遯者耶圮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  
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  
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  
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耳不爲異  
况四皓齧松飲泉近棲商山之巔者也俗儒齷齪仰  
視四皓以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隆準沛公馴習蕭  
曹韓彭之骨如豢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  
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  
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

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  
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  
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  
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於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  
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  
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  
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  
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  
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



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  
胥讐言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  
房讐言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  
不爲子房一出也大抵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  
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  
矣此誰僞托而劫之帝哉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  
也

陳眉公集卷之十一

陳眉公集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題詞跋疏

筆花樓新聲題詞

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  
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  
則乏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縣千金胸富五車  
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  
以綺語破愁思羈悅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

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  
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  
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新柳詩社卷題詞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泣涕攀條余夙秉心痴  
獨縈春日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賡  
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  
卿旣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  
相盼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聲如獅吼雲  
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壇旋搜名刹偶向  
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  
筆床茶竈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  
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  
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闌筆花艷流貝葉機鋒  
銛出猶馳競渡之龍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  
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欒看風把

飛又何妨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  
如右

題馬妓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于書法  
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于繪事者不能馬卿以  
閨秀名媚畫風蘭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  
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弗與  
桃李共擲渡頭也因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  
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燈下畫扇有題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  
亦文章法也

題董玄宰做雲林筆意圖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此雲林老人畫法也  
子久叔明梅道人與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  
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倪翁虛和蕭淡酷類其人  
余嘗列倪畫于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幀

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鑱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于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渾之之技進于道矣。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之，偶有感，題此。

題李舜卿新柳圖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籍中欲同日棄擲舜卿爲新柳，作詩極其供養，而又倩諸公繪圖，可謂于柳眼太覺情緣。與香山放置心腸，豈非天淵也。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余與玄宰泛遊春申浦，展趙文敏桃林春色圖。玄宰摹其筆意，而又以北苑兼之，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

也

畫季雅扇并題

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  
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  
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  
污我筆神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宋待詔蘇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游絲  
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仲舉具三昧眼定能賞之

題君釋畫扇

鼓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此中不見抱琴者何以山  
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故也

爲朱孟博題研山

此石丈也孟博正今之南宮請具袍笏拜之

題張清臣扇頭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  
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  
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至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大

奇

題董玄宰畫

玄宰居長安不肯向人作一木一石惟高僧逸民狎得之此畫與余同遊白石山下素堂振衣叫快遂潑墨歸而布色真大奇也

書吳君得扇頭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無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題畫

東坡生平寫疎篁古木松雪則以飛白書法爲之皆在格外取姿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題布袋和尚像

老漢終日荷此布袋攘攘何處却不如閑道人拍掌空行獨來獨往如獅王相似也

題畫羅漢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最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

次梵隆予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法也此卷精細秀潤往龍眠道人所在之處尚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親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轍外惟鳥聲

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仝自號癡王陸務觀自名怪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癡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

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緇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小化身耳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道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老宿虎皮俊流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客有驚予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醜醜者也宋彥往返山水間挾蜻蜓于焚香意得挾片楮書投蓬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書蘇長公硯銘後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于秀州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  
色韻耳莫秋水自少時便于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  
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莫  
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于書  
獨費苦心故秋水亦得其家傳一脉乃公病時諸筭  
零星諸子爭艷得之獨延韓先亡不能承方伯絲粟  
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  
限感愴

書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  
受侮于鈍漢龕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  
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  
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題哀冊

余於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  
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  
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  
寫褚河南哀冊行于浙中蓋有數本往往亂真故知

余目中有筋耳爲建先題

此刻在元美公小祔園藏經閣下撲遶落葉中正如  
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  
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  
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皆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  
先世之藏何況他氏子哉世故有法書名畫竟付酒  
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者何限乃知賞鑒收藏缺  
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丁未臘  
日建先見訪及立春而別信宿山寮無一間雜市話  
種梅之暇出此屬跋小記數言俟異日重來更作百  
尺樓上語也

跋

跋扇頭畫

余不解繪事偶過希台世兄齋次出莫方伯書扇索  
畫爲拈筆一布小景方伯詩中畫余畫中詩蓋兩相  
生耳

跋蘇長公帖尾

吾昔借漢陰楚頌帖欲臨摹之及是帖從友人家三

年而歸余不知亦有楚頌在尾既省鈎榻復得柑橘  
三百又一亭可喜也

又跋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  
在荒藩殘蔓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  
顏魯公巨川誥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  
晉魏人二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榭隔微  
聲余力未能也書此以去

跋公權真榻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  
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  
而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  
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  
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  
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做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  
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晉趙文敏臨

河南枯樹如出一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雞

跋朱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孟元是生平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梅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余且繫爲衣帶珠矣

跋申少師詞翰

王文恪吳文定之重白石翁不惟詩也吳中能詩者多矣伯傳清真拔俗詩類古人其爲申公所重以此後日傳之史書卽魏公之于蘇雲卿萊公之于魏野不是過也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卽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跋義田記

劉子成奏免青田之稅顧文康城崑山城請免冗賦大臣出爲朝廷入爲草莽皆分內事也文貞公義田原非爲名而毛君伐石頌德尚甫俞文爲豐文以懿之足千秋矣以文貞公之功在社稷宜有專祠推廣此記之意以周其黨族宜有義田皆少師未盡之志也不無望于賢太常耳

跋龍井記

東坡與太虛訪辨才往來風篁嶺有題名記游數行更乞玄宰補書記後以償龍井山靈三百年夙願亦

是快事更乞重寫方圓菴記一通易近來僞石不令南宮老子受屈也清臣旣刻前記請遂成之

疏

歛賑孟直夫疏

友人孟直夫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直夫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校書借佛燈之殘焰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囊橐

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錢宴客孰若垂盼同袍  
與其舍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  
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敝而無憾  
予實望焉倘曰愛莫助之愚不敢請

###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  
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  
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  
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

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然而獲脫于  
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  
之雋楊廉夫顧阿瑛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  
墨抗衡殘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匝  
僅一二長髮僧雛栖于墓傍水啣草枯卽狐兔且無  
所置其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載嘗以牋叩襄  
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  
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  
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

今欲封梅花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  
之後酌幽瀾泉以酬公并種梅花一株于墓上招其  
魂而歸之

建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  
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禦寇  
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  
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  
高山景行蓋某處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某諸君

子衷其直爲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  
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  
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  
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  
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  
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  
私其片楮尺牘而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  
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歎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  
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

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游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轍畱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干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

竊聞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東南財賦仰給蘇松松之地方不及蘇州之半而供億之煩旣與蘇等奢靡之習又與蘇等况蘇處四達則各省之財源日往日來

而松處一隅則本地之脂膏漸抽漸盡是蘇松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也且無論上青二縣卽以華亭一縣言之差役煩多承當辛苦貧則僵爲餓殍富則夷作絕戶輕則逃亡遷徙重則遣戍典刑近則鬻男賣女遠則折子累孫以上諸狀爲仁有司勞心撫字賢士夫踊足嗟吁然公私兩竭財力一空時勢至此蓋已無可奈何矣此心自念繩繼祖父以來庇蔭百年國恩未報叨享過福冥責難逃故于某年某月日神前歃血誓買義田津貼流縣役事每歲儲銀四千兩



沿區遍里買嘉靖二十三年不涸之田四十年不浸之畝從此年後一年可得腴田三萬五千畝更將買過田上八九年之息又可置田三萬五千畝將及十年共可得田七萬畝可得租八萬石扣除歲額錢糧淨可得租四萬八千石以合流縣津貼之數已於今年將田價送縣立案訖又將買過田畝區畝圩號送縣造冊訖又將本年買過田上糧外花利送縣登記訖共計某年出銀若干某年買田若干歷歷可按也夫田中應入之利既年增一年則區之中應買之田

將歲增一歲但有田之家出售者少則義田之額空缺者多今某通同計議自今以後大約每戶有田百畝則請諸公讓賣腴田四畝有奇有田千畝則請諸公讓賣腴田四十畝有奇價平者原以平價償之價厚者原以厚價償之黎庶求讓不敢獨求出于一人之家田數若足亦不敢復求買于足數之外如是則編里沿畝皆可灑派凶年儉歲皆可支持田從義賣則一定不移亦無回贖加絕之說此某所以祈請于合郡仁人長者之前也夫以百畝而買四畝則田數

不多以本田而貼本區則又非私物夫諸公得價不  
妨置產于各鄉夫某得田漸可責成于異日如是舉  
行應役者欣然資給寬役者亦必樂從一縣調停萬  
民甦困自此以後不唯士大夫之役銀役田可以免  
出卽後世之賢子賢孫抑亦可以坐享無虞矣竊念  
其父喪之後供役二十六年承役二十八名見今供  
役當差是某實非借此以卸役也加納百金援例京  
職身亦可容力亦可致不必歲出四千其歲出四千  
者是某實非借此以求官也古人功蓋天下其心若

驚澤及萬世其容若怯之此舉于不肖僅止一鄉一  
縣之事而于人情尚在且疑且信之間方思底積未  
能罪戾或及戰兢一念無日無之是某實非借此以  
沽名也某之初念實以上受國家之大恩遠承祖宗  
之庇廕無涯未報寃夢俱驚且不忍同類之人破家  
亡身當差承役之內亦不忍同役之人枕尸腐骨于  
囹圄溝壑之中故其事若迂其情則切今撫按郡縣  
台臺旣然鑒察不肖之苦心則合郡賢士大夫必能  
助成世間之好事待事成之後求文立石細刻諸公

先讓美名人 水永其死且不敢忘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 '中', '姑', '且', '不', '念', '回', '其', '心', '人', '殊', '多']*

陳眉公集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尺牘

答顧玄岳

往從橋門間晤語而得足下不謂復見長康三絕高  
臺落日虛閣清霜載酒燃燈襟期千古弟一束嬾骨  
不得已而游人間揖讓莊于拱鼠飲食馴于豢龍聊  
應世緣初非本志足下與諸君能以格外見收亦傾  
蓋鮑子也別足下來從夢中得詩二語投贈尊公先

生有白猿爲說山中劍青鳥時傳海外書之句亦足以見僕之向往矣蔡君不得副足下之盟良恨足下不記曩譙雀入大海爲蛤乎江水盈盈僅如衣帶或兩君他日終當爲匣底雙虹耳丁郎無恙否

與馮文所

不肖妄庸居人間蓋在梁之鶯耳而門下採此溝斷將無敬其枯木槁株擲亦所謂仲尼謬雞黍之客耶居恒自笑某之忝于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紅葉一點畫圖而好事如門下者復拾之以裝山冠田衣亦可

笑也今

國是蝟螭邊檄蝟蝶

廟堂燕雀下民蟪

蟬若門下着進賢朝請攢眉時事當更甚于柴桑之社時今坐領桂林鸞駮一部獵而束之毫端與蒼霞白霧相映發古人云不讀萬卷書不游天下奇山水縱文亦兒女語馮先生兩兼之矣遠望僊吏所居真岫嶼具茨丹書綠字隱隱卿雲五色中而某不能爲公衙齋豢鶴飽啄空青豈勝神往

與諸景陽

東西羽書唐突使得吾丈三四人何虞無擔當世界

者蓋子路之勇伊尹之任惟諸先生能兼之弟息躬  
海濱飲秫啖芋自謂足了蝻食之軀乃四方如蝸如  
蟾草衣土室未知落于何地王問伯以世受 國恩  
忠孝誓死懸金錢百步外募善射者綽有鬚眉男子  
氣吾丈目擊時艱想髮豎目裂然沉機不露如此此  
真 社稷臣也當今惟急用人一着而用人惟藉賢  
者數輩賢者之在今日惟有以善養人不以善服人  
二語則 國是賴之矣弟灰心已久獨嚮慕豪傑一  
片熱腸未曾死却暇間幸以道義啓沃不肖至感至  
感社友楊景南資性明厚時從平居畏憚吾丈望相  
與提教之茲因沈孺休北上附此一訊孺休嫺于詩  
文雅廉重并望推屋烏至荷

與項東鰲邑侯

某草衣土室之人也谿谷鳧鴈不足有無而明公春  
秋賜胙上計時復以兼金爲別某未嘗躡屩而謝之  
謁者夫豈有胸無心一至于此蓋今之士風薄矣淺  
帶縫衣日溷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  
之訟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

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煙霞點垢泉  
石明公之門所以絕不肖之跡者其亦可以原矣屬  
者東南苦賦西北苦兵皆不足爲社稷憂其憂乃  
在于國是之似定而實撻言路之似通而實塞茲  
二者伏惟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明公行矣方擬  
操舩舫後諸父老送之郊外適養疴吳山勢與心違  
欲一奏詩歌次于折柳三疊之後恐微類山人游客  
敬遣家弟縉儒具宋人馬遠水一軸蘭花布二端以  
辱行李水者頌明公三年如水也布雖綦縞山龍華  
袞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緲望望瞻依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游武林遙寄

昔呂涇野之行也送客有下涕者因賦詩云試聽黃  
河東岸哭人生何必到公卿明公不以此加重輕而  
敝郡風俗之厚薄正在于此乃天理倒持元氣盡斷  
入山蹈海向以爲過今始知不妄耳別後未審大夫  
人動定何如六橋三竺初月微烟不妨遊屐所恨禍  
網彌天觸類罣足每欲懸笠而從斗酒黃柑之後坐  
思幽繫兩兄何以爲懷今雖發袁畢二司理但釜魚

未脫嶠虎難櫻吉凶之讖尚勤龜卜想臺下聞之必  
爲酸鼻也頃見俞比部識軒知道駕尚留以待兩生  
之信特此奉訊起居比部孝廉一邦眉目明公有意  
吹其寒灰乎幸于柳郡侯韓叅政始終而津梁之亦  
三代直道之公論也若他人則蜂蠱鬼矢不令矣安  
敢望哉臨楮感息

上項華亭給事

向以竿牘屬方衆甫司馬奏之掌記想不作殷洪喬  
浮沉態也當今東儲未定朝鮮未寧而上下無實精

神相縮以虛議論相搏靜看思之良可感歎李郡侯  
清而不矯寬而不弛頃聞大計萬衆挽留乃禍網所  
羅至及于欽之文學陸宗伯云此親上死長之民豈  
悖逆作亂之民哉臺下方司公論之柄想能添雪之  
耳時局紛紛不難于言而難于言之重今日金人鍼  
諍臣論兩者折衷而出之則社稷有九鼎矣茲因  
青浦糧長姚金陵以糟運北上附候台居臺下甘棠  
在望故鄉赤子幸羽覆而口噓之倘得當事者早收  
早發豈特萬斛之陽春哉此係密戚而又鄉愚不聞

世務不勝仰切之至

與方衆甫

昨歲承兄手書曠若復面見比來人輒詢動定知捧檄爲勞朝鮮已復故物藉天寵靈鯨鯢之鬣不指吳會乃大幸耳故鄉無可語且雨雪雜沓花事支離惟金壇訛言足供捧腹長孺家日耗無論若教欲餒卽青草間一鬼冷骨何時得所每念之中心如冰又復湯沸弟愧不能振之兄厚德不待弟言也欽之亦殊苦貧尊大人已健飢幸無慮弟頃過而問之并以相

慰

寄董玄宰

忽得兄所寄金牋畫十幅如得古人手跡其示不支由唐宋入元人不如元人入唐宋譬之宗門老宿鑽討科儀自與別比丘不同今氣韻生色而復不廢精微如此乃真大家文沈之筆自文敏伯駒血戰而氣衰矣兄位置古雅見之宛然耆舊吾看其價必在石田徵仲上所許挂幅敢徼陳惟寅例得寄贈不特齋中生色卽附兄畫尾端足不朽耳勿謂得隴望蜀也



辰玉比相見否。問伯破家爲國專，以禦倭弟與兄，皆重之。今伊弟之客，皆援之以自解，不知長安公論何如。想能洞白，幸一申理之，如不聞秘之可也。

答顧涇陽

不祥之人，不敢通起。居然每問西來人，知兩賢俱厄病色方起，頗爲社稷稱慶。哀毀後無以自遣，借史度日。讀書鏡原未成書，極多駁瘠。望門下條列，裁示之求于至當而後已。庶不負惓惓請教之初心也。江南有二顧先生，海內願負笈不可得。得終歲侍大賢之傍，何幸如之。弟老父七十有九矣，頗以地遠爲嫌。以是遂妨雅念。但少年輩讀書當令以事證理，則路路生真，聰明步步得實。受用文者，天地間第一大帳簿也。此帳簿皆是六經註脚，幸諸郎君留意焉。外讀書十六觀呈覽，并希是正之益。

答項明府

不肖守匹夫硜硜之節，迄三十年始獲一謁，見臺下不特退而私喜，且于眉宇色笑間得社稷臣矣。昔人以立朝正直忠厚爲本，視明公何歉焉。方今東西

唐突南北復立黨議壬午而後何紛紛也忠義之降  
流爲氣節氣節之降流爲客氣客氣之弊其始爲位  
望自相水火而不知漸及于軍務其究爲軍務自相  
枘鑿而不知漸及于朝政其既爲朝政自相  
不知漸及于豪傑之解體 君父之損威草莽鄙夫  
祇有長歎而已明公依日月之光吐風雷之氣其將  
何以策之儒南人也憂南事但沿海諸帶不在將帥  
而在撫按其得良撫按不在司馬而在銓衡如昔年  
浙直付胡梅林淮揚付唐荆川何虞倭也誠能推此  
以及于閩廣遼左山東之間天下事尚可支蓋及今  
惟用人一着若調兵徵餉良撫按自有苦心妙手耳  
至于立儲貳以定國本下罪已以收反側召建言以  
塞人心散內帑以壯兵勢此在大臣格心上相啓沃  
而儒未敢深言也承賜手箋穆如清風所如別諭竦  
不敢對不肖向曾以兩言別李鵬岳曰兩相期無愧  
心兩相見無愧色敢以此報知已

答范長康

聞足下避人也如衛叔寶已讀公車言美秀而文又

如子太叔盈盈一水折葦可航乃遙聞聲而相慕者  
數年何以稱友天下士哉不肖頭顱尚壯乃五陵裘  
馬千秋筆硯俱擲而付子虛先生獨飢渴一念疑是  
宿因如足下尤意中夢中僕僕不憚者耳遠辱紀綱  
之使儼然先施扶病屬草以副來命零星落葉不足  
炊而好事者至採之以襲裘製冠可笑也山水一軸  
請以結丘壑之緣硯者願贄以見

答應天沈學博

伏承手札重以佳貺又復抄寄道藏目錄此遠人細  
事乃一一記存亦可以仰窺門下心體之密矣嘗記  
王元美先生謂弟云曩者刑部時與李于鱗刻志誦  
讀先國家之掌故而後旁及詩文今吾丈弱冠登朝  
正弇州策名之年也不知亦有二三同志相與礪清  
節讀異書否弟近撰讀書鏡頗以古人方醫今人病  
但未竟而友人付之災木謹呈清覽安得長者一卷  
并祈批教前示李白甫丈尚未相晤不知何時入秀  
州也先此附謝尚容修候不一

送燕二府

眉公集  
自常州奉別台旌目送心搖不勝知己感恩之念得  
渡江書始知台履旋吉安流挂帆相與對家人父子  
間欣慰久之嗣後三年千里音信寥落忽見謁京邸  
報真如空谷之音豈勝蛩然喜也方今島夷跳梁當  
事者專竟其北安知不突犯于南敝鄉日思台臺長  
城久矣楊董二兄瀕行時欲父老之請借重金湯倘  
得微靈如願豈特某輩得以再望顏色卽東南半壁  
尚何煩鎖鑰耶茲因舍親朱某督漕北便附候興居  
尤望不惜金玉以慰遠懷至懇至懇

○寄王阿伯

昨見兄長安詩皆從丞相車茵王侯蓮花幕中得之  
耳足下才情故勝想六十部紅綃助兄醉墨關右水  
灌城版獨海外無知小兒呼十六州馬糞郎橫作虬  
髯老翁態蒲團灰心人時時蹉足而起足下張鬚如  
戟班生秃管董子長纓此其時也孺休來矣以足下  
爲北道主人而足下素飽長安侯鯖當不令東方生  
餓謂沈家腰瘦如昨

送王相公

昨于攜李見辰玉深談丙夜喜極而涕幸聞尊目比  
前加勝且與李老僊爲方外之樂甚慰因思老先生  
不必更憂家國惟日尋道遙補帖闕陷是所望也流  
星及伯王鞭出自名手敢奉爲除夜清驪之助歲暮  
不及躬候台居特價專訊候春氣晴暖當攀謁于梅  
花嶼間謹此

答南文選許公

恭捧台札知明公不推折節下士而又虛懷聽言草  
茅得此真肺腑之感矣明公之清慎勤而又加之以

愛嘖笑一言一動皆可爲名臣錄中豈地必臺省乃  
重大君子耶淮揚儀真首尾二璫商賈之重貨聚其  
中江海之盜賊窺其外恐異日爲南都隱憂明公雖  
暫處清曹幸與同志者深心籌之駕馭調停不激不  
露是祀人之所望也使旋謹此肅布伏惟台照不宣  
與萬二愚代

不肖自束髮卽不善以裘馬雕虫墮吳兒窠臼中居  
恒落落願以一腔熱血飛灑闕下以附于古今忠  
烈男子之後蓋其性然前憂病中讀大疏纍纍數百

言不覺咋指豎髮霍然爲起卽九廟三光實式靈之  
夫忠孝名節本于堅忍嗜慾而又聞門下屏居清修  
無異寒峻此真海內第一流人物也故敢介諸丁丈  
以致其執鞭向往之誠某賦性遷鯁觸途成悔何物  
雞骨敢逐馬蹄業移病具疏請告矣松菊猶存河山  
非邈願言杜門之外行吟一編從老圃宴息以待風  
波之定所冀仁丈不棄時以清冷汰之使不肖無負  
于萬先生交游之末籍雖草衣土室沒齒無怨也所  
有不腆非敢仰玷素絲之高標雅欲私托于緇衣之  
攸好伏惟大君子鑒而存之幸甚

答陳穉登子

僕授經攜李如坐井中絕不知尊公病狀今且以計  
至矣痛哉痛哉捧讀遺書令人閔默不能爲情顧地  
下未暝者知有足下也足下少有令名居喪循禮此  
繩家禦侮之本尊公坦中直腸雄心俠骨可以當知  
已而不可以當流俗願足下每事以簡儉爲法一舉  
一動遠思古人近咨二顧先生則尊公爲不忘矣四  
月中老父八十壽辰勢未能易衣冠赴弔聞訃之日

適有友人高君見招卽謝酒醴以報孝子其餘悠悠之懷統惟躬布不一

答朱虞封少卿

伏承明公賜弔不肖正于初五日發行以是失迂旌節明公不顧郡國而下一委巷之布衣里閭交游無不傳爲奇話此誼何敢忘也頃已拜謝塔下至于尊帛例不忍以逝者私拜寸縑幸明公憐而照焉

答劉志遠

不肖自揣拙鈍稻衲田冠竹屋土剝自了一生不復

敢與海內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來帛緘素忽飛幽岩之中且以先君碑記見屬不勝赧反莊讀雄文金翹制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謹繕呈以候郢削門下清操飲水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顛賜環之召嬾薇豐草此不肖輩麋鹿所私明公安忍東山而釣北海如先君功德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藉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與項都諫

累讀臺下出山諸疏言言關之社稷大計矢必中的  
刃必及窾試勒之名臣錄中與賈長沙陸中州何遠  
也臺下居令則噓寒谷之陽春居省則豁白晝之陰  
曠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明公之謂矣不  
肖自奉先慈之諱雞骨牛喘煢然草土中以是不敢  
起居大人先生之門今以千戎馬某督餉都門特布  
其咫尺之誠蓋國士之知感子弟之去思皆賴此以  
布區區馬君曩爲不肖至戚且明公屬吏想臺下凡  
可以口噓而手援之者又不特一屋上烏也外具不  
腆乃山澤千里之芹敢云筐篚

答范光父

不肖飢怒光父先生久矣願言之懷如慕古人已而  
教授樵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  
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之君子也獨以匹夫磴  
硜之節不敢遺問長者乃辱損書重以賢祖不朽之  
業見役得無謂田夫野叟占歲論候有謀野則獲者  
歟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道以糠粃幸賜裁



削其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  
黃犢白犬且覺其衣膾骨垢反而却走乃光父盼盼  
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  
移何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昇孰與墜甌運甕孰  
與弃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爲安穩本色  
耳伏承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賡承來美而嬰瘡  
半年支離萬狀每思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  
此不惟臣精消忘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惟門  
下原之

### 答吳子野

某鴛湖授經者二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  
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  
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  
春孝若修禊之約不佞以爲刻畫人未敢卽赴然以  
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贈詩  
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困瘡  
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面奏耳  
病中久闕報謝謹附子華以布腹心臨楮不勝慚悚

之至

答錢懋谷

懋谷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  
遠辱損書布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搥床而呼捫  
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格甫還始敢勒一言以  
獻惟長者教之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  
而愚者悵恨非虎尊公之序門下不以屬通人而屬  
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某故倦游  
獨于鹽官有兩事未得見懋穀先生與觀海耳願言  
之懷何日赴之聞尊公先生有則語四卷不知可賜  
教否并藉王先生以請

送蕭兵憲

某自束髮知有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不意今  
始幸見之竹徑欵扉柳陰班席每當雄才之處明月  
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湖靚媚賴此英  
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解纜急歸未及把  
別勒詩以申向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  
鳥投鬼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

于今世念先生山寓閒寂特此相訊讀書十六觀請  
教非敢以俗態進也秋風初厲萬祈爲國保晉不宣

答茅二岑

客歲遠辱手書重以新詩見教比時病劇小兒輩揣  
摩省答不解何語至今思之惘然門下故是儒林循  
吏中第一人物某未承笑言而遂獲以樸拙見賞李  
將軍射虎沒石飲羽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  
虎門下之加遺于僕得無以笑公空發一矢者耶某  
少以筆墨從海內名公之後晚復自悔語尊弟孝若

吾曹胸中着意氣兩字恐交游定不得力着風雅兩  
字恐讀書定不深心此言微傷矯枉而積習成弊遂  
至落落諸賢之門且門下先施而反後報此何禮也  
用是附誠子華以布病困闊踈之狀伏惟長者憐而  
三省之

答溧陽令徐公

客歲承惠手札未及裁報每起居尊翁老先生及得  
張學博家書知吾文政聲籍籍又加太和一等吾丈  
嗜欲淡精神真非海內俗吏之所敢望也自古振世

豪傑惟清慎勤三字盡之至于清不律人慎不失體  
勤不露才非吾丈其人乎丘伯畏蘭谿大得志山水  
亦可歌嘯遠惻惻弟仍授經包氏竹牕之暇頗有  
著述恨不能一呈請教張學博與弟三世通家最爲  
親厚忠信坦直得伏吾丈以爲金湯其幸何如并爲  
之九頓以謝

與沈淮槎

仁兄行後士大夫感仰如出一口乃知管寧陽城去  
人非遠所恨拙筆未能摹寫去思碑于萬一耳長公

至宮保墓卽刻解維僅具惡草而別至今歉然十三  
日帶馮具老舟泊武塘詢知仁兄方欲宴縣尊不敢  
投謁以謝今未知何日發長安之駕 聖德日新事  
事快人喉臆間仁兄此行自當與昌明運會君子道  
長此其時矣吳君得博洽好修極感垂盼加骨起肉  
何宗元已得補獨此兄尚望吹管之律耳范象先刻  
文正公書前承許熊父母東便間幸一致之此兄雋  
才肯留心先代文章不媿范氏子孫矣弟二月可抵  
秀州館盍晤在卽先此附訊不宣

復俞瞻白

前以尺書附王晉江相聞度不作洪喬浮沉也甘棠  
舊澤方在輿頌口碑間而不肖儒尤深國士之感恨  
未能矢報萬一乃辱手牋遠及至比于布衣昆弟交  
開緘捧幣卽交游皆爲驚詫則不肖捫心刺骨可知  
矣縣中積逋旣成膏盲虛報亦是故套當事者一時  
發弦上之矢非忍下井中之石也所喜兩臺極爲調  
停有揭至部始雖蛇足後亦終作蛇尾耳若以善後  
屬之郡公此喫緊一着不審明公謂何至于旁敲暗  
擊不肖不敢不竭誠告之苟昧寸心有如皦日

上郡司理毛公

小人儒仰承明公賜顧賜薦皆出夢想外未知何日  
報恩作奇男子耳近聞台臺救旱停荒區之徵清三  
縣之獄萬民懽呼頂禮號爲小赦書仁人之陰功普  
矣哉文正集謹托門生范必溶以手訂藏本送覽而  
勘校之役洪王二博士可任也文正生于吳宦于嚴  
臺下生于嚴宦于吳功業文章兩無愧色此集行復  
真有奇緣矣望之望之拙作無當巨覽謹以新作聊

博一笑不勝主臣之至

復郡司理毛公

陳烈婦既辱台臺禮之衡門又復申之當道立祠表揚感動存亡甚盛甚盛第真靜菴僻枕浦上無關見聞其樓房尚餘二十餘間付僧道則烈婦之神不安授匪人恐詭奪之端漸起不若姑聽之當作別用擇有小菴已卸者移料墓傍刻日立就臺下更之賜額立碑近可照耀萬目遠可激揚千秋謹布下愚以復明問伏惟台臺裁之

與馮文所

舍侄文弱往返萬六千里非仁人推分護視如骨肉便當墮落于天涯之天涯矣今年歸故廬不知省幾斗淚幾番夢卜也長者陰行善如此事甚多恨無野史臚記之耳頃者大水彌天七郡成沼田農如坐水甯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不無隱憂今掠者且四起矣乞臺下轉聞當路以防微杜漸之中寓安靜彈壓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

至于盡數請蠲恐大司農非大笑則大哭雖然仁人動色一言未必不勝流民圖也江右諸賢陸沉遼左建夷陸梁乾坤莽莽祗有飲歎轉旋隻手非明公又誰望哉前承遠分永俸卽附報書度郵者啓行臺下朝天之履已先發矣感知之懷未及申覽茲舍侄父子詣門踵謝特布區區新集麗天不識肯賜教否當盥手焚香與金粟玉晨書並讀也

上朱侍御

李巡檢極蒙青盼遂受陳郡侯推分優禮使小吏圖

報無地乃知正人一嚙一笑是有無限化工在耳匹夫匹婦咸知有包龍圖范文正公不意于陳公今日見之其救荒十款必有別錄乞附入野史使他日遇災不致杜撰行事雖然又安得如陳公者神而明之以此益加歎息議論孔多羣賢久伏但議論動極必靜羣賢靜極必動以理揆之度亦非遠所憂時事艱虞雖有經世人究竟哭世而止門下高臥蓮花莊熱腸冷眼中又不知增幾番傀儡也詩扇一把侑緘玄宰已許補圖非久當踐約矣附聞

上朱諭德文寧

客歲辱門下溫綿美紉惠深挾纊曾附札于包心弦  
奉謝兼有松雪翁題像一軸并信風圖一軸未審曾  
到否世事如棋此是常語但蒲盤輓轡劫何時事了  
移嗔轉怒致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  
老是可歎乃知孫登笑而不語使叔夜悶然而返  
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  
能增進道心况以門入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  
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處焉第空山無事松風

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收荒外  
無別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富范  
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  
大夫言戰于廟堂也不腆少將鄙忱托李巡檢轉  
致深秋月白或拏舟于蘆花烟水間先生其許我否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愧色者獨有小人儒耳  
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殆于明公分毫無玷所  
惜者臺省旣無耳目澈郡士大夫又全無心肝夫以



父子兄弟最親而同牀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嚙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乙渡江以謁明公入則拜牀下相與理性命鈞弋之肯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尚未能也年來爲先嚴下葬經營一塊土辛苦頭白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手種松杉風雨掬面無足爲明公道者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遇青天皦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情精鬼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之敬幸麾置之

與顧山谷

不肖仰止顧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辱勤手札真有飢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水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秋間營葬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看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卽白

大黃犢往往裼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  
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  
能卜平原十日驩領至人一夕話耳

答趙無聲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虛話耳今乃得之尊公  
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儒此舍芍藥之  
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是在門  
下更調而俎之幸甚

與陳戶部

往門下令敝邑敝邑父兄交口而歌來暮然門下非  
特彬彬稱循良也其機神明理高致雅韻有俗吏所  
不能望萬一者私擬門下當簪筆承明爲天子侍  
從臣而主爵者乃煩以銀笏握筭又置之南哉嗟乎  
嗟乎舉世眯目妍醜難別猶爲筌而麟爲龜自古然  
矣在門下達觀卽浮沉寂寂豈置于靈臺但敝邑父  
老皆睽睽爲明公抱憾耳秣陵秋色此地江山林壑  
之美甲于東南而六朝諸名賢又以勝情芳翰丹青  
粉飾之卽燕雲百二豈能勝其佳麗遙想門下策馬

秦淮間青袍白面與碧柳丹楓相映豈不稱吏隱仙  
郎耶

與董玄宰

今年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  
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事汰洗悔尤知  
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  
借觀幾重複不能了了往往擯鼻濡墨宛然爲兄先  
立小像耳見寄顧三孺畫冊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  
國之上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  
結瓢峯泖之濱大兒已聘孟直夫女則弟淡于人間  
可知矣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跡望以休沐之暇爲摩  
練染繭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此意并望  
與文度一及之張清臣貧徹骨再游燕山人情不甚  
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墨  
皇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正與韻士相隔柳花如霰鴛  
鴦倦飛小閣寒帷殘爐尚燼此時恨不與我丈共之

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山少能懣  
垢耳懿卜印章直是漢手吾丈不令作泰山無字碑  
至荷

與申玄渚

某寒士春間既蒙老先生枉重舟中近又步訪委巷  
生平特達之知無以加矣故特奏姓名踵門一謝未  
敢亟見以瀆尊嚴外陸伯達以情見委謹致之仁丈  
宮保百歲名臣三朝大老九月開禁之後兩臺許會  
疏請卹矣伯達奉遺言不敢走使禮曹欲乞相公二

書達之宗伯九吾李公蓋祭葬贈官賜謚此三者  
朝廷所以章有德風有位非一人所得而辭也子孫  
以遵命爲孝相公以錫類爲仁特懇仁丈轉言卽賜  
昇札以便先聞不惟可徼全典且得速上部覆泉壤  
光榮鄉邦踴躍敢忘相公之所自哉葬期已卜吉季  
冬矣適有北郵之便惟仁丈亟圖之專令小介待命  
叩領伯達自當稽首以謝也

上方二府

草堂命駕鈴閣留談此無論王公布衣之交尚在天

壤老夷門得此亦已過矣又蒙手書腆貺專遣山中  
明公一腔傲骨而禮及幽人亦時草疏而遺之肉食  
此不肖所爲捫心而真感者也細讀尊撰行狀則上  
擬班氏下不失柳河東壺關節義諸篇六經韓管靡  
所不有英雄之心必深真人之息以踵百尺進步千  
仞振衣代興文苑非明公而誰心問累日月而積之  
可以經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  
心口筆舌自相爾女自相師友豈必南面臯比麈尾  
送難哉願言請教以雋餘永新詩深沉陸離當細加  
研檢以復明問臺下廉不市節慈不市德文不市名  
蓋幽以淡矣蠖屈龍伸此行度有特擢彈丸不過六  
月息耳晚見早別使人黯然當與父老追隨百里外  
紅亭碧柳有倚岸而待者則野人之舟也上語羲皇  
下及釣弋明公其許之否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聞取道京  
口路遠天熱不能握譚悵然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  
數年道養不扶而直不雕而鏤無煩三祝矣聞彼中

士夫難處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代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詈罵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已之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勿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洗則不致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寮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以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郡尊與某知厚幸致聲

與韓邑侯

某山澤癯此游爲客所跡之山則山之水則水卽青林紅葉不及與孤筇結緣已度關矣三思臺下折節之誠真所謂敬其枯木朽株者蒲團道人獨有報恩心尚熱謹以小扇及家織奉酬一以見緇衣之好一以結布衣之交非有求于平原君也近作三首請正瀕行盼竚不勝黯然

寄李九疑

伯承兄至知尊居有回祿之變殊為驚愕念君實廉吏而尊人一生拮据惟此數椽今忽遭此天道夢夢矣雖然元亮五柳尚存謝庭玉樹蔚映猶可娛晚景也僕一秋高臥泖橋未省動定春間或得請晤承伯云許作先嬾庵記此亦藝林佳話獻歲以此先驅何如

李九疑

恭惟門下學洞玄宗心通靈秘左國文章遷固史掇六藝之英華鄒枚詞賦謝陶詩漱百家之芳潤胸吞綵筆一時髦俊先驅口吐天葩千古盟壇雄視是以翩翩其致人稱黼黻之工兼之翌翌厥猶世讓經綸之手目營海宇輒覽轡而志澄清氣薄虹霓每報衣而思澣濯才名既著人望攸歸司馬旂常方壯爪牙于霜府宰衡樞軸旋標冠冕于天曹蟬佩動而左右交輝龜組懸而縱橫吐耀是惟華秩允藉高流李胤以廉平著稱山濤以清潔擅譽裴楷通而王戎簡謝

莊笑而顏峻嗔蓋黜陟縉紳須鑒空衡平之品而抑揚察采必水堅玉潤之人匪直羽儀實爲領袖雲龍風虎有是君則有是臣涇濁渭清稱此才而居此位如吾翁者真其選哉虛懷秉公師往詰之有才有地一意率職倣前修之正已正人登奇于牧歌漁釣之中搜異于牝牡驪黃之外若某遐陬俗吏下邑庸才特以驥附賢書竊幸姓名之同籍又以星聯隣壤復叨桑梓而同鄉孤鳳千仞翱翔欣喜有加于燕雀神龍九天獨奮吹噓自愧于駑駘仰吏部之門如山斗

之高敢言私請聽天官之履在星辰之上徒切神馳

送饒學院啓

伏以魏闕封章慷慨素孚于朝寧留都啣命甄陶

遂及于儒林繡斧出而韋弁具瞻郵軒臨而冠裳交慶恭惟台臺龍門毓秀壇石呈祥神降嶽而生萃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未分之氣道先民而覺披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難讀之書綵筆生花桂殿名標獨步寶刀吐萼瑤林譽擅先驅玉筍通班栢臺建節忠心體國成百鍊不屈之鋼直道致君樹千秋無前之業允



矣 殿中執法雄哉柱後彈文故學士望之不啻泰  
山喬嶽而縉紳仰止何如景星慶雲時論同歸負才  
望而兼德望 璽書特簡借文星以爲使星飛旌遙  
渡江頭攬轡思澄天下駸駸馬霜凌鍾嶺之雲我  
我豸冠烏向白門之柳奎纏北斗真人紫氣南來冊  
挾西崑太乙青藜東照持衡以抑揚庶品振鐸而鎔  
鑄羣英收桃李于春風吹噓門下三千輩置蛟龍于  
雲雨鼓動池中九萬程豈直士沾樂育而欣欣向榮  
抑且吏切皈依而喁喁仰德某分符下邑奉職通津  
挹屬車之後塵願看秣馬瞻驛路之前導率爾荷戈  
敬陳荒謁于臺端敢布微忱于侍左某不勝翹企之  
至

送范憲使啓

仰惟臺下廬山醞玉錦水含珠麗藻龍雕翩翩文雅  
雄江右高辭鳳翥奕奕才華冠豫章正氣能砥柱乎  
中流壯猷堪寄命以千里廣陵含節飛清霜于甘泉  
天目之間建業停車歌白雲于曲阜成臯之表比官  
居刺史乃宦入潤州誠可決隄野獻雙岐之頌清能

齟齬民宣五袴之歌雖勒石北固之巔未易方其高  
操卽逝流長江之潤不能喻其恩波士民翹首以向  
風寮屬傾心而歸德某也分居下吏逢迎叨十日之  
知情切通家覆庇有二天之戴旌旄東指風翔齊魯  
郊墟劍佩南來星麗錢塘江上奉朝廷之三尺照  
揭覆盆平邦國以五刑春回陰谷何年桑榆之地得  
沾雨露之仁惟雅念乎先君遂隆施于不肖豸衣甫  
至卽承寵錫以兼金鳧舄猶羈未得相將于寸幣莫  
逭丘山之罪難逃斧鉞之誅敢布私悰伏祈台鑒

送石郡伯啓

仰惟門下珪璋上質霄漢高標鍾赤壁之山靈千尋  
直幹毓黃梅之水秀萬頃澄波擬踵前修輒居官而  
貞勵棲心古烈常任事而慷慨曩按節于三吳聿著  
聲于千古飲冰嚼蘘何正却絹懸牀徵瑞標奇不數  
雙岐五袴禁奸則明窺銖兩馭點則威振豺狸而何  
殺青叢兼兩之疑惹以負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  
夷齊之心一鶴一琴方知清獻之德惟天祚于我浙  
故今錫之使君揚州牛女之墟福星移照禹穴雷門

之壤時雨隨車蓋邇者水旱相尋飢寒相迫每有流  
離瑣尾之虞而艾蘭同鑪珠礫同焚不無宴笑向隅  
之難治正須于解網民猶望于倒懸霜草秋凋何幸  
甘棠覆蔭春旗雷動忽來瑞靄吹噓行九重寬大之  
條布千里循良之政豈直如鄧伯道之臨吳郡自運  
家糧且將如弟五倫之蒞會稽躬刈馬草咏風歸雅  
接響于淹中春誦夏絃追踪于河上某也分同下吏  
情切編氓慶君子之得輿恨未與竹馬壺漿之列歌  
神明之在位願遙從閭閻里巷之間敬附尺書兼陳  
葑菲仰千台聽并鑒毫毛

送王太府啓

伏以福星垂曜一方專屏翰之司仙吏乘槎千里繫  
旬宣之望鳧舄遙飛于閩海星輶忽指于潤州官屬  
樞衣候人負弩恭惟太尊台臺下含靈漳水毓秀龍  
州矯首青冥代擅縹緗之業傾心玄圃家傳鍾鼎之  
文坐潘縣而栽花政歌三異從庾樓而嘯月清著四  
知石畫從容談笑而弭南郡之盜英聲颯爽指顧而  
銷潢池之兵久推轂于縉紳遂啣恩于金紫惟茲京

口實衛秣陵譬彼西都則扶風憑翊方之洛下則河  
內潁川况以連歲災傷兼之通津衝劇向隅之矜斯  
積納隍之歎猶煩自非名世之大賢孰寄匡時之重  
任俄聞簡命延竚神君風流王謝之間表儀羣吏道  
德龔黃之右師帥下民方當駕吉祥之車臨天塹日  
畿之地行且驅緹扇之馬入尚禮習戰之鄉鐵甕城  
頭燁燁朱旗至止金山寺側鏘鏘蒼珮飛來製錦攸  
階解繩伊始如某賦才凡下奉職疎慵奔走暮年未  
見錐刀之脫潁鑄跼且暮旋看鸞鳳之揚輝駕轉江  
干預卜歌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欵之音先兒童  
竹馬以郊迎同父老壺漿而道伏敬陳荒啓仰冀台  
渚

送陳相公啓

恭惟相公閣下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權衡國是人知  
議論之公、黼黻皇猷、衆仰規模之大、專槐止信、喬木  
承家、接常平父子之謨、謀昌堯舜君民之事業、食前  
借箸西陲、殲跋扈之長蛇、幄內運籌、東海欵陸梁之  
封豕、勒勳鍾鼎、著績乾坤、禹以功臯、以謨仗仁義爲

柱石周轉前魯拜後續昇鉉爲箕裘駿烈旣播于清  
時鴻休復陳于世講念先君者幼聞庭訓長列朝班  
正席叨侍于星卿公論無慙于月旦邀榮身後瀆疏  
御前雨露九天遂下微濡之澤雲雷九地端由鼓  
舞之功曲賜恩波竟垂末照邦君揚命蒼松翠柏遽  
爾其改觀子庶啣恩白兔青蠅亦增其感激雲封馬  
鬣卜沉骨之未枯風便鴻毛愧空看之不腆某等無  
任瞻仰恩謝之至

送李撫臺啓

恭惟閣下炳靈丹穴襲吉黃裳清已徹于冰壺學靡  
慙于衾枕諫垣抗疏挽楚相千年墜地之綱常開纛  
建邪起吳人萬姓及溝之飢溺聲馳繡斧名題御屏  
不日有賜怀之榮一朝勤倚閭之感咏栢舟而遄辭  
栢府慕烏鳥而暫解烏臺願以鼎養易三公之尊亦  
將鍾鳴法四時之序所謂卷舒本諸造化忠孝格于  
鬼神者也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置之處囊之中脫  
之漏網之外永焉怙恃竟爾遘征悵秣駒之無從似  
飛鳥之依戀敬攀行李以代獻芹賢者不可測雖明

公無捧檄之初心台佐難久虛將 聖主下徵書之  
命拜瞻北斗情結東山

上王相公啓

恭惟台臺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  
舉足係當時之輕重 徵書十道 帝懷黃髮之舊  
臣銜命 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  
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况乎白羽赤羽烽  
烟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  
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

屢謝 恩綸益堅高臥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  
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  
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尼宣徵服而  
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  
鹿麋性野疎曠之罪難逃而大馬疾多踟躕之情可  
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作爲國強起轉  
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  
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埃塵銷其不勝翹企之至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皜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  
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皇之來儀恨狗馬之  
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臺下氣養浩然致推  
卓爾恩威普著游刃而發新硯文武兼長遇錯而別  
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語商盤文團古色著易  
發一點天先之秘掃橐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  
已遍公門之桃李薄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繁拓子  
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  
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  
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洙泗矣某幼學雕虫長  
慚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  
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負笈以從竟以採  
薪而止水穷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  
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送沈蛟門啓

仰惟台臺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文探伏羲先  
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  
瀾而娥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

作程鰲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鴻樞仰賴于運籌  
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圍執法在當  
時已推百鍊之鋼槐昇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  
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參秩秘掖移  
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  
鶴表之難攀薤上之露未晞尚龍章之有待陳情一  
疏錫祭重泉旣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  
類敝帷弘埋馬之恩賢相推心 屋轉及烏之受陰  
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  
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布哀爰焚香而裁  
悰

答周撫臺啓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  
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  
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寔出莼林之勝事特奉  
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而靡窮何意虫雕而見賞  
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  
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袞之期終有



履公集  
握衣之日謹恭謝以聞疏

辭越中台伺周先生

名羔

不佞讀越書始知有周先生蓋芙蓉赤精發矚於歐  
冶者耶思裹三月糧渡錢塘涉雪溪得賢豪如周先  
生者相與把臂促膝爲卮微之言遠辱損書見投風  
旨茂美欲挈不佞搏羊角而上之不知其爲遼東豕  
也家大人髮短矣常喜兒曹居七箸間而主人亦數  
四錮留不佞故非剛腸且難強顏辭耳某以吳下儉  
父先生謬信於數百里之外箋箋束帛有加平生豈  
直一小鮑叔哉不佞五內已纏綿感激之矣使者督  
報甚力草布短楮希宥不恭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不佞固居平原里然彈丸峯泐大雅希濶欲挾雙屐  
登名山訪天下士如吳季子耳會家大人霜毛兒曹  
誼不忍遠游惟閉閣作五色蝨魚以丁殘日適迎紀  
綱之僕展函踧誦足下居然北面繼儒也夫士惟此  
心爾足下與不佞非雅有傾蓋徒以畫龍謬相推轂  
足下固甕率位中人欲受記于聲聞辟支祇爲野狐

所咲不佞雖不能從足下游已心啣雅誼如恒沙也  
不佞有暱友彭欽之汝讓者治詩有聞蓋開之衆甫  
輩一社眉目素以城闈氛垢欲讀書山中雖不敢望  
門墻之辱足下忘其年而交之不減絳幃之彭宣矣  
幣貺安敢拜命謹附使者旋上伏冀統啓不宣

與唐抑所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於鳧頸今年田壤  
坼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  
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

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於貞人烈女之地未免按  
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徼足下文  
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季所甘  
舍肉而蘆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  
黨之隱搯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  
及第乎足下歌朱鴈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  
書第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僕不禮繡佛  
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挂四時毳衲乎足下高  
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

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  
我翁矣兄讀之得毋擊卓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  
海孺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寸舌爲弟子師凜  
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  
王餐桂因鬼見帝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纍纍百言計先生方在病冗中何以  
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  
門墻之外者思之感戢感戢以某之不肖叨侍盛德

之傍兩年以來教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至矣茲者  
倦倦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  
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旃檀而令郎亦集不肖爲  
竹頭木屑之用心相縻氣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  
出口顧不肖敢于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  
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偶欲  
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糊口計倘舉業之暇若  
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  
生平恒心恒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

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台慈炤原不勝惶恐

上王弇洲先生

先生文章德行名滿天下不肖非有沐浴齋戒之誠而叨侍左右者兩年目習耳薰受益無量慶幸之懷不特夢寐見之亦交游之所歎羨也自別以來日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憶祗園曇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欵洽如此佳貺又落夢境矣不知先生邇來動定亦復何如紫花細布一端取其素適春衣道服多亦相宜特附長孺敬上不敢遣小奴者愧其鄭重也仰惟笑頓幸甚

上王鳳洲代作

國朝二百年以來文章之權先生擅之神僊之統先生倡之此無論兒童厮養皆知有王先生卽百世而下得稱王先生門下士者其爲後人景慕歎羨亦何可勝言某生也晚豈不欲執鞭于大人君子之門墻以託不朽而逡巡至今如羞澁而不敢見者何也蓋登龍附驥之徒日集玷楹之下有如不肖之戚施而

亦以覩然而目強溷將命則不知者以爲攀緣知者以爲唐突是以且懼且慙徘徊中止而不意先生先施于不肖者已無量矣雖先生平生仁恕不惜齒牙手指以推獎後進之人然借譽于無良施恩于不報非天性長者未肯至再至三若此之勤勤懇懇也某自承乏以來罪狀日積等于丘山所恃者一腔心三尺法耳而蒙昧短淺不妍于俗悠悠之苦亦復何言舉世風波觸途荆棘乃先生謬爲之知愛如此此豈尋常鮑叔而已哉白日可匿此誼不磨也久抱血誠永嘗畧布萬一于左右用此特將其感激之私以謝知己并薦不腆之儀仰祈台慈垂鑒不宣

與王罔伯

別後不意雙屐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早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鬚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素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涸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婆娑宛爾變

率何時得笑歌傾我家釀望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須眉落地時便以此心同長史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醢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于蒯緱不向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

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屋墅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蠖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韻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焚栢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嫺美且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浣也敬謝承別諭謹刺心腑當爲足下圖之使者督

報良迫未能賡和來美愧與汗俱

又

接八行纍纍何爛于祠也讀之舌爲燥而懼其盡也  
足下落筆如束三峽之流而入之徑寸之管無論浙  
人士爲空大江以南其誰不望兄如騎龍鞭螭者乎  
乃兀兀短缺天乎尚謂有天眼天耳乎英雄頓挫唾  
壺欲缺要之大呂黃鍾不與瓦缶共爲雷鳴足下試  
靜而俟必有持巨槌以相叩者不然足下猶赤精然  
且離匣而走矣三詩大有致白香山之音也青蓮赤  
水書若帑在家笥中客檢出尊札乃漢語耳珍重珍  
重

上王相公書

代

某自崑陽拜送于旄已及七月自惟下吏不敢以尋  
常寒暄語溷將命者止於分也然一念感激之私自  
霄寐以迄達旦寔無已時以某之不肖老師不以鞭  
箠使之而吏事之外輒以古人見勉若以爲可教而  
欲使之澤于仁義道德之訓此豈以薄書相期富貴  
相賞者乎言念至此即使雕木繪土亦當動心蓋感

恩知己世難兩全而今乃盡出于老師則其所願  
依於大人君子者豈在御李識荆之後哉其受職以  
來日奉教言兢兢救過但刑獄一事上有鬼神下有  
輿論惟明惟允古人所難不知老師何以提命督教  
之往讀峪山特疏定國是之紛紜挽人心之浮競真  
所謂中流砥柱迷霧指南而天下方拭目以望太平  
而老師連疏乞歸詞旨懇切想仲公變後憂心所傷  
有萬萬不得已者顧聖明知遇愈厚太夫人春秋已  
高伏望抑情蠲哀以終竹素之業大忠大孝天欲名  
世兩全之則神明攸相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理也  
北望雲霄本不宜冒瀆威嚴以干褻越之罪第老師  
方在靜養而又當仲公之喪不得不謹勒草狀以將  
勸慰微誠仰祈台慈有以鑒而宥之不勝惶懼

柬潘星海

足下龍也今乃化落葉暫居湫壑中旦暮有禹步吹  
烝而向公者九天九地騎風雨而鞭霆電直在彈指  
間昔東方以歲星隱金馬門足下吏隱首蓓花叢中  
至人咄位非牧豎所知弟且以搏風望之矣不然寶



鶚在匣精光陸離且鳴鳴悲鳴欲腕劒室以去豈足  
下乃爲博士弟子匏瓜耶沈玘華以印色售諸四方  
以兄急誼特懇爲貧人作一津梁故鄉三泖僅如甕  
口田禾活者鬻鬻如頭陀短鬚幾不能聊生則沈生  
之流澁而求諸大人君子之門良苦也弟且卽日泛  
棹婁水或得一叩廣文之席使兄懸河罄辨以教我  
何樂如之

柬包彥平

往從諸社中得足下大雅比傾蓋且見足下之心矣  
鴻飛蟬嘯白屋而無朱門之慕匏尊瓦枕足供坦臥  
恨不得造君草堂一沸茗椀耳大篇見投詞旨豐嫺  
此一段相憶之致何減道安舟呂安駕也俟少定當  
勉和以酬金石秋潭上人吾師也弟且欲與諸社中  
爲剪一塊茆居之未知肯杯渡否

報友人

甫歸百務如落葉滿除然知客星照門矣今爲如菜  
峯拉至南郭明日候兄并訂茆容之集也弟兄不與  
秋潭俱爲恨

復包襲明

前擬與兄爲累夕危微之談以玄宰同舟不便且爲  
酒杯歌板所困不得與兄消受蒲團清味乃車錢馬  
粟損橐多矣曩從交游中熟包氏有彥平舊矣忽然  
傾蓋又得底裏信哉兄家白眉也歲時迫及未得少  
效區區旣切慚負而行裝如秋霜黃葉又甚快然因  
把袂紅亭草草爲復并謝負託之罪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晚後慚命駕  
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繡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顧  
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  
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  
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  
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居士俱寂寂如木鍾  
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於此僕爲老親浮沉  
人間旣似在縲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  
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杯茗破之亦了不可得况  
海氛襍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

堪之

○上王相公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

水火几至斷絕披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

欲播谷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苴花苴化爲  
朽拔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  
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  
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  
于尺販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茗雲之  
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尚安有毫髮之  
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  
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來和桔槔之  
暇以從事于桑麻杞柚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

非書岸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  
餘暇及紡績紡績乎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  
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  
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  
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願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  
今之計 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  
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繞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  
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  
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帖

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  
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 聖明而其調  
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 聖誕長封在邇地  
方災異不得上疏如待 聖誕開廟而後發旨則會  
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  
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  
先生陳之幸亟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  
甚

與徐長孺

昨爲士端少君轉拜鼓吹沸耳東家聚婦西鄰妻女  
兒子空結七尺無所聊賴母氏悲慈低迷噪泣老父  
剛腸亦復隕涕相對夜分竟至罷飲足下謂僕能堪  
乎僕丈夫哉而烏所戀戀家室足樂也顧嫡母粗健  
生母不脫床第者五年餘矣而大公復六十有一頽  
然阿翁兒子日不進膳歲不上壽足下又謂僕能堪  
乎僕中夜自計竊欲從澤夫移貨三十金歲償十金  
而益以子錢蓋三年淹也足下謂可不可僕卽不佞  
寧敢負心第澤夫愛我愧非深交先生道尊難以張

口所恃足下相知與先生商其可否爲僕一再言之  
春風漸融挑天始華而婦翁多病有相趨之意天緣  
或在此也稱貸錢帛古人所醜然僕齒過弱冠而尚  
未歌車牽之章聞雞鳴之警寤歎可知鮑子惠我當  
不以我爲貪也唯足下留意焉

荅恩公

昨擬枯藤恠石間消受一餉爲吳門故人相滯比歸  
老母病目周旋藥裹不能遂鼓山中之屐得手教曠  
若會面卽奉法旨并致東溟公意于宗伯先生公響

錄是崑山中寔然音也不特碎金斷珪亦復佛法長  
城勉奏數言糠粃前導上人如龍象而拔俗之韻復  
似政黃牛端獅子擺脫絡索獨透本懷可謂教外法  
王僧中逸民矣弟懶散之性亦復同調二十外當以  
扁舟載香煙夕照同泛于新荻高柳之傍吹一笛無  
孔曲耳白羽扇奉寄穆如清風用障塵暑

石上足下人眉睫耳

陳眉公集卷之十三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傳

范牧之小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  
奉化人之教畧以之情乃始許牧之子必溶作牧之  
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  
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頗廣額頤頰而下  
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

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徃徃內愧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帽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嘆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廼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亟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致客非韻斤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

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胷厚徃薄來故雜客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挾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聞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炁射爲長虹羞作面澳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鵠言罷太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



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  
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  
束帶矢之神前繫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  
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  
端末飛流短長筆之隄糜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  
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舂據  
據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強息于人  
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  
耳牧之旣深情膠粘不解而後爲諸客所絕若圓石  
遇板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  
辱之庭牧之恐愧以身左右翼多卑辭太守徘徊不  
令下鞭然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婦  
牧之佯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  
一載而與之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  
之旣死杜生勅家人裝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  
忽微嘆間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具浴浴  
畢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棊楸一躍入水  
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

颺起紫衣裙半褶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  
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第允臨斤斤孝多名教人  
也因緣爲崇卒耗俊傑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  
鋒淬人眼不爲貶乃心銷神枯終不敢斷虞戚之愛  
夫二公賴有此舉稍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牛革龍  
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向相思  
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能忘情也牧之  
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與定盟且誓永焉  
不諼沉恨幽疑泮然渙澤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

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年以不汗病死寥寥千  
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  
君家蠡首唱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臥粉黛  
中以老君于牧之則諱姓于蠡則諱名垂三千年而  
合爲范牧之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  
溶遊生駒俊鶻抑何其似牧之也溶入國門而遇平  
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耻若面黥惟恐  
唾沫形影之及必溶少孤心不能識牧之短長肥瘠  
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奚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

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龜淑孺人李母傳 代徐長孺

龜淑孺人生永春縣陳氏石城翁子幼孤性嫻敏  
禮節及笄歸同邑某李公今叔玄先生之母也舅慵  
素翁姑吳夫人翁初爲長娶于陳宜焉于孺人爲芝  
姑翁曰探明月珠者驗爲 往陳氏世有明湘今少  
子亦委余焉孺人旣成婦虔慎周密楚楚有章訓家  
以儉所籌畫甚具無敢遂胥告君子弗得命弗舉闔  
以內咸正罔缺翁媪咸喜曰吾有兩賢婦以相兩子

吾可以老且 之順以彰善以勤湘湘以布和湘庶  
和俠氤氳冲融子姓茁茁吾後其昌乎尋邑警倭長  
公陷賊中家人倉皇孺人佐貲略出之常公婦病不  
勝婦翁媪專倚孺人養孺人日奉甘滑鮮脆惟謹手  
調羹令叔玄捧造姑支身隱門屏間伺姑下著以爲  
懽悅否者終日不懌又旦夕令人起居長 婦及長  
姑之 陳者長姑賢德稱孝謹孺人莊事之迨其卒  
孺人哭臨不起慵素翁篤行長者異姓姑咸皆育于  
翁婚嫁之孺人則欣然佐奩襄事無間以此得上下

心孺人初舉子輒不育中年始舉叔玄又 若而年  
 舉次君 玄蚤慧孺人更 而 每拉叔玄君手循  
 循曰若父猶儒不竟以褐終今猶快快爾克懋明之  
 稱有子耳九齡即遣從伯氏學卒歲一歸以為常歸  
 猶燃脂課誦面目清冷不少假借歲癸未叔玄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將迎孺人于官孺人以太夫人故固  
 辭曰方為人婦而母人乎令爾宣力秉心無虛糜大  
 官吾食爾多矣孺人恬默不喜言言輒當理飲人心  
 如此然平生勤力以奉禮外愉穆而神內縮卒年四

十有九孺人之卒也君子撫棺慟于室姑垂向哭于  
 堂伯氏循墻切切太息外姻聞訃捫涕子離任匍匐  
 悶絕臧獲人人自致其入人深矣伯氏一崑公明而  
 有學議曰昔歎之母有勞積于魯得謚曰 孟湘輝  
 伉儷相 耳猶未遇親四方則之今孺人之勤勞恪  
 親矣不可以 請 龜 以旌 湘亦吾先人

慵素府君意也于是 為龜 哭兼葬 如禮 徐  
 益孫曰閩內之行若湘若彰若隱若揚以為不可得  
 徵也今孺人之美古昌于翁 于伯此豈可以聲

眉公集  
名笑貌爲哉余見孺人孜孜章順譬諸藁葛靡知其  
它而叔玄用能身馴母訓不倍所生記曰衆人之母  
能養而不能教吾不信也夫

### 李公子傳

李公子者父泌爲鄴侯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  
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  
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  
點賦上上方午膳輒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  
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

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會不肯  
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  
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寔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  
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  
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  
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  
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  
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  
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

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不能定情  
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  
之天性栖栖菟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  
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  
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  
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詩名顯者搜括  
凡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春蕙曰鸞翻曰紅草  
曰暈兒曰綠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  
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春蕙善鑿古器善笙鸞翻善  
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嘯綠絲醉桃善種  
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  
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襍聲其地脩  
竹清泉細簾嘉對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衣抱  
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  
已清明君每侯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  
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絲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  
子或成新簾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  
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

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  
長歌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  
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  
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于詩者也不爲  
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諸美  
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  
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羣選名  
妓浮于荷花蕩中進士本錯大骨驟得此足高志揚  
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  
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  
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卮矐視  
雲霽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  
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  
酒耳寔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  
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  
出又村鄙可笑公子唾曰此馬糞小兒強硬舌本作  
號嘍耳烏足驚大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  
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

妓過船羅列食案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  
鏤裝綴之奇艷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  
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之物最  
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內調及公子新  
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  
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  
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酒冷而詩不成  
罰我詩成而酒熱者冠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搥筆滿  
帋矣帋盡無可奈何則裂白絹絹盡則裂帷蓆屏褥  
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  
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  
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郎去耶  
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  
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  
五六十里瀟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  
數楹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  
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  
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



公子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  
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  
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醉桃高裝駭馬踏入灞山  
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駢如飛樹叢中聞鳥聲  
則命紅草殫鳥偶不中皆拍乎齊笑浮以半觴轉入  
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襍  
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暈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  
裾飄腕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  
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  
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多  
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  
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陵仲  
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  
清明君卽向時辟纁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  
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  
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迄  
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  
洞庭石公山脩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

常往來三泖中云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跣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牋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竒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度吉士

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

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 上優異賜

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 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 詔所司治葬賜祭三

壇贈太子太保錫謚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

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鞴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真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匿權門不通輦

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廩廩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糲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 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丰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

嘗奉 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  
陸公也耶垂老家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于  
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  
伸引惟吏治士風間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  
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  
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  
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  
夾注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  
兩時許旦晚卧起飲噉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跣  
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陂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  
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  
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  
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元本理學尤邃  
于易談笑題咏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  
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  
爵里居歲月姓字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  
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  
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

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第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携子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齊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携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

公皆歛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塋者萬餘人。里中幾於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

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謀寘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謂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第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思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嘗手書示余。願諦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年宿德。似高伯恭。而

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峯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間稱引。往事滾滾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

坐卧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卧起。不憚風露。手濯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耄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耻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嗽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扃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

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  
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竒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  
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  
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  
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  
俄舉子咳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者也道  
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  
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倅孳骨稱是築三水  
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  
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  
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  
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  
中最嫗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  
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峯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  
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  
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  
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



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  
撰述有測莊莊、老子解、及它書甚衆、踞進道人道  
人笑而頷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吳伯實傳

吳繼美字伯實、休寧商山人也、少雋敏、日受書五六  
百言、弱冠游太學、與弟仲虛並、以氣誼豪、江東所交  
傾知名之士、而醇謹善下、人人益稱爲長者、父母性  
下急、易爲恚、君宛轉得其懼心、居恒恂恂、絕不以所  
長見、竒比時疾、檢水量藥、衣不解帶、口不嘗鹽酪者  
跨積寒暑、居喪盡哀、祭壘衣幅動、遵古法、間錄家政  
悉具案檢、出人意表、老監以下洗手奉約束、仲虛每  
嘆曰、昔王濟謂汝南湛云、汝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  
知伯氏殆類之矣、君逡巡好禮、與客談、呐呐不出口  
及剗斷大事、雅中甘苦、卽問師鄉三老、皆愧歎以爲  
不如、性恭儉、出見冠劍車騎、從大人少年游者、輒障  
面、過至施舍市義、以緩急告君、君掃千金、無吝色、野  
有棄兒、收餼之、逋僕行就溺、捐金贖之、其他與衣與  
食與賻者、無筭、仲虛莊事君、君亦柔直相嬖、無間言、

渡海禮佛築室供僧兄弟必與偕方有喪子之痛忽  
開仲虛得雄卽時轉涕爲笑人以窺君之真心友愛  
如此君善飲得嘔血疾七年德聚兄弟扶掖不去手  
卒不起德聚兄弟號慟幾絕至是徵言于名公偉人  
其客益廣而重君誼者日益重人以爲君孝友之報  
云陳子曰余觀元嘉之世西陽縣董陽外無異門內  
無異烟詔榜門曰篤行之閭蠲一門租吏蓋古者孝  
友若斯之重也有如吳伯實孝不市名俠不市权千  
里誦義百里誦德不幸早歿而式閭旌里之典缺焉  
非孝子德聚請之作者以表其幽潛竟作泰山無字  
碑矣李延壽云晉宋以來刻身勵行多發猷畝之中  
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此余有感于伯實父子而樂爲之傳也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炘之元配也  
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系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  
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嫗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  
威縣令七年喪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

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絲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蹶躄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嘆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妹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加詈罰每病熾昏瞢于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肘起跬步不離側且晚上食

無敢平面視中裋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矚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益恭儉吉德人也卽置虎穴中無死法况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轂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扁牙晷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

吏昭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黠歸橐日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卽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悃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埏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

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頌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編入門單率如窶問婦之卽劉家錢淑人也僕御熟視拚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陳子曰吾讀孝廉之

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  
史也江東之家修褻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  
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  
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  
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闡行皆  
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  
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  
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  
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  
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  
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  
子女洗酌甚懽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  
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  
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  
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  
人幼工書算喜讀史聞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

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邁內外之喪產漸訕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子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間以止客以壽公公笑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婉謝曰嘻婦戢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堦前十

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于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矚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徃徃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

門人賢而思之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陳眉公集卷之十三

